

有华人的地方 · 珍藏版 · 就有龙人的作品



龙人 / 著

天 秦



⑥

龙人借



龙人 / 著

天 秦



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灭秦：全 10 册 / 龙人著. --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7.10

ISBN 978-7-5568-3105-0

I . ①灭… II . ①龙… III .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3764 号

灭秦 龙 人 著

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0
字 数 1572千
书 号 ISBN 978-7-5568-3105-0
定 价 498.00元（全10册）

赣版权登字—04—2017—74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目 录

第五十四章	夜郎之行	1
第五十五章	剑仆出世	19
第五十六章	舍刀悟道	31
第五十七章	诡异百变	57
第五十八章	静观其变	68
第五十九章	雷厉风行	91
第六十章	指间乾坤	106
第六十一章	兵临城下	123
第六十二章	刀剑同行	141
第六十三章	飓风行动	161
第六十四章	汉王刘邦	179
第六十五章	异变奇术	198
第六十六章	智者游戏	214

第五十四章 夜郎之行

洞殿中只剩下纪空手与红颜，两人相拥一起，默然相对，似乎都不愿意打破这宁静中的温馨。

纪空手轻抚着红颜一头乌黑滑亮的秀发，闻着那淡淡沁人的体香，突然道：“对不起！虽然我曾经发誓，今生今世绝不在你的面前提起这三个字，但是为了不失信于你的父亲，我不得不说，只希望你能理解我此刻的心情。”

红颜斜靠在他的肩上，幽然叹道：“我明白，其实在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像你这样的男人，本就不该属于我一个人。”她的眼中闪动着一丝亮光，“你也不属于虞姬，更不属于你自己，你本是应运而生，属于这个天下的黎民百姓。”

纪空手却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这个天下，但我心中所想的是尽力而为，不愿此生有丝毫的遗憾，对你和虞姬来说，这未免有些不公平，可我已无退路可言。”

“君这一去，不知相逢又在何年？”红颜轻叹一声，脸上已是离愁万千。

“我不能预测今后的事情，但是今日一别，相逢终会有期。”纪空手的脸上充满了刚毅。

当他的目光与红颜的秋波相对时，心中顿时涌现出无数柔情，柔声道：“只是我走之后，这峡谷中的一切事务都得靠你承担，实是有些难为

你了。”

“有车叔叔与扶大哥的襄助，再加上后生无生财有道，相信峡谷只会越来越兴旺，绝不会有败落之虞。倒是你一人踏入江湖，凶险异常，让人家揪心得紧。”红颜掩饰不住自己心中的担心，紧紧地握住纪空手的手。

纪空手微微一笑，道：“我也许天生就是江湖命，江湖对我来说，就像是鱼儿与水的关系，只有踏入江湖，我才会有活力与生命，所以你无须担心。你听过有水将鱼儿淹死的事情吗？”

红颜也笑了，虽然纪空手一脸轻松，其实两人的心里都好生沉重。谁都明白，此次离别，也许有再见的一日，也许就是永别，当自己最敬爱的父亲离她而去之后，红颜又得为爱人的离去而伤怀。

这是一种无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有的人只要一踏入江湖，他就不再属于自己，因为他的根就在江湖。

纪空手缓缓地从自己的衣袖里取出三个香囊，一一将它放入红颜的手里，微笑道：“还记得这三个香囊吗？多么精致的手工啊！每次当我站到你们的身后时，我都在暗暗惊叹，何以老天会这样厚待于你和虞姬，不仅给了你们绝世的容颜，还给予了你们如此灵巧的小手，看来上天制造一种美的东西，就是要让它美到极致，美到让人嫉妒它才甘心。”

“想不到纪大哥奉承起人来也有一套，虽然肉麻，不过我心里着实喜欢。”红颜娇嗔地笑道，脸上已是一抹飞红。

纪空手笑道：“这只是我的真心话。”

“如果你真的以为这三个香囊很美，那么它之所以如此美丽，并不在于绣它的人手巧，而在于我和虞姐姐都是用心在绣。它的一针一线都代表着我们对你的那份深深的感情！”红颜抬起头来，与纪空手的目光交缠于虚空。

对红颜来说，大家闺秀的修养令她从不轻易地对人流露自己的真实情感。虽然当时的礼教并不如后世这般对男女之间设置种种限制，但红颜还是受身份所制约，而不能任情感自由流露。

可是面对离别，她已顾不得这份矜持。她只想让纪空手知道，虽然他纵马江湖，关山万里，她的心总是随着他，魂牵梦绕，永不分离。

纪空手又岂会不知红颜的这番心情，感动之余，眼中似生一层雾气，没有说话，只是深深地将她拥入自己的怀中。

良久之后，他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稳住自己略显激动的情绪，然后贴着她的耳垂悄然道：“这三个香囊之中，我依序排号，各自置入三个计划在其中。一旦你收到信使九君子或是鹞鹰传来的书简，你照手书中的吩咐，按号拆开香囊，依计而行。你一定要记住，我之生死，尽在这香囊之中，只要你能办好这三件事情，我就可以度过凶险，逢凶化吉，切记！切记！”

红颜将香囊紧紧抓在手里，就像紧紧抓住纪空手的性命一般，拼命点头。

纪空手只觉肩头已是一片湿濡，却没有去看，他只是轻轻地将她推开，然后大步向洞殿之外而去。

他不想看到红颜的眼泪，也不敢，他只怕自己会被那如珠般的泪水融化，而改变主意。

当他即将走出殿门的刹那，只听到红颜幽幽一叹，声音中带着一阵哽咽：“虞姐姐要我告诉你，她之所以不来见你，是怕你会为她分心，因为她已有了三个月的身孕。”

纪空手的心里蓦然一颤，顿时涌出了一股莫名的情感，说不出是惊是喜，但他已不能回头。

他知道，只有在这一刻无情，才能最终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人世间的的事情，唯有无畏，唯有义无反顾，才能达到目的，他不想让儿女之情改变自己的初衷，改变自己的决定。

传入红颜耳中的，除了那沉重的脚步声外，还有纪空手那一声叹息。

叹息中除了惆怅，更有几分无奈，但谁都不可否认，纪空手在每一个人的印象中，不仅坚韧，更具有大无畏的勇气。

纪空手走出峡谷的时候，正是深冬，天下形势相对平静，就像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各地竟成偏安之局，战祸虽无，但几大势力在各个方面的明争暗斗依然有迹可寻，随时随地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

纪空手孤身一人行走在夜郎北道上。

这条道路一直是夜郎国联系中土的要道之一，一路行去，虽无战乱之祸，但盗寇横行，民不聊生，令纪空手唏嘘不已，心有感慨。

不过，相对于中原军阀割据的乱局，夜郎国倒显得一时兴旺发达，民间殷富。进入夜郎国地界，这种感觉就愈发强烈，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纪空手才深深地懂得了百姓之所以视战乱为洪水猛兽的原因。

战争的破坏性之大，远比天灾更甚，是以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方百姓会因为战争而战争，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被人利用，为自己的生存而拼杀。

而这种生存的代价，就是在危及别人生存的情况下换取。这似乎是一种无奈，其实更是一种残酷，世道之无情造就了这一幕幕人间的惨剧。

金银寨是夜郎北道上一个重要的矿区，集市繁华，娼赌盛行，到夜郎国不过一日行程。当纪空手单骑入城时，金银寨里的气氛明显与往日不同，虽然热闹依旧，繁华不减，但却多了不少中土口音的游子浪人，从他们腰间鼓鼓的刀套剑鞘中，似乎可以预测到某种正在酝酿的杀机。

这些人无疑都是高手，江湖中少有的高手，人数虽不过百，却显得安分守己，从不惹事生非。纪空手微微一笑，似乎看出了这些人的背景来历，并不惊奇，好像这一切本在他的意料之中。当下寻了一处客栈住下，稍作改装，扮成一个行商，出没于茶楼酒肆之间。

他之所以没有太过惊讶，是因为他知道金银寨正是夜郎国三大世家之一——陈氏世家的辖地。陈氏世家富可敌国，又执掌夜郎国境内铜铁矿产的贸易权，在这非常时期，陈平无疑是中原各方势力必须笼络的对象，在他的辖地里出现一些江湖好手，这说明刘邦、项羽、韩信三方已

经派人到了金银寨。

虽然当时天下公推项羽为首，号称西楚霸王，但刘邦以汉王之威统辖巴、蜀、汉中三郡，韩信以淮阴侯坐镇江淮，其声势之大，已力压各路诸侯，隐然与项羽、刘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在大战当即，兵器奇缺的情况下，他们三方虽然表面上看来相安无事，但暗地里却已经开始了你死我活的争夺。

纪空手在这种情况下孤身一人来到夜郎国，其用心之深，让人无法揣度。当他悠然地在金银寨里转了半天之后，已经对金银寨目前的局势有所了解。

原来自后生无从陈平手中买到一批铜铁之后，这大半个月来，夜郎国便再也没有与任何人做过一笔铜铁交易。因为在陈平的书房里，摆下了项羽、刘邦、韩信三方送来的亲笔手书，书信中都只有一个意图，就是谁都想成为夜郎国唯一的合作伙伴，包揽下其境内的所有铜铁产量。

夜郎国毕竟是一个小国，它的兴衰往往取决于中原的局势，所以在形势尚未明朗之前，夜郎国国王根本就不愿得罪这三方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将这个难题推到了陈平头上。

陈平心知这是一个烫手山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给夜郎国带来亡国之虞，于是权衡再三之下，决定在金银寨的铜殿铁塔摆下棋局，以棋局的胜负来决定铜铁的贸易权。

当纪空手闻听这一消息时，大为陈平的奇思妙想而叫绝。唯有如此，陈平才能将自己与夜郎国置身事外，胜者该胜，败者也无话可说，使夜郎国不会轻易得罪任何一方，从而得以保全。

可是当纪空手听说棋赛举办之日时，掐指一算，不由大惊，因为此时距棋赛开赛之日不过七天。

七天，虽然算不上很长的时间，但在纪空手的眼中，却充满了变数，永远无法预测在这七天之中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就是江湖，这就是乱世，只有踏入其中，你才能感受到其中的凶险

与残酷。

在不知不觉中，他随着人流来到了金银寨的一条热闹街口，远远望去，便见一座偌大的建筑矗立于一片群楼之中，规模宏大，构造气派，在主建筑群的四周，尚有十余座小型房舍逐一配套，宛如众星捧月，令人顿感富气逼人。

在这套建筑的最高处，立有一杆大旗，上书“通吃馆”。顾名思义，纪空手当然不会不知道这通吃馆里面是干什么营生的，所以一时兴趣，又勾起了他在淮阴城中的旧事，毫不犹豫地入门而去。

待他进入主厅时，才发觉这赌场中的赌客很多，更有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根本就不在主厅多作停留，在赌场杂役仆从的引领下，纷纷向内厅雅室而去。

纪空手心中一怔：“如此盛况空前，的确少见，看这些赌客之中，倒是外来商旅居多，难道说其中另有缘故？”

纪空手尚自沉吟之际，忽然有人在他的肩上轻拍了一下，他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四旬左右的汉子正笑咪咪地冲着他毕恭毕敬地点头哈腰：“这位客官一定是头一遭来我们金银寨，实在面生得紧。”

纪空手一眼就看出这人是专门混迹赌场、靠赌客吃饭的老手，并不生厌，反而多了一丝亲近之感，忙拱手还礼道：“这位兄台好眼力，居然一眼就看出在下不是本地人。”

“这不稀奇，像客官这般英俊挺拔之人，我夜郎国一向少有，加之你一脸风尘，必是远行而来，是以不难猜出。”那人受宠若惊似的拍着马屁道，“在下夜五，最爱结交朋友，若是客官不嫌弃，小弟愿做东道，请客官小酌几杯。”

纪空手明知他是欲擒故纵，套的是自己口袋里的铜钱银子，也不说破，当下与他来到主厅外的一间酒舍，两人谦让一番落座。

“在下姓莫名痴人，江淮人氏，一向做些跑南闯北的行商买卖。”纪空手既已改扮，便随口说出了他在淮阴时用过的化名。他虽然知道像夜五这

种人并不可靠，但消息灵通，只要重赏之下，必然可以得到一些自己需要的信息，是以对他显得亲热得紧。

“怪不得，怪不得，莫兄除了英俊挺拔之外，还分外多了一丝清秀，原是只有江淮人氏才独有的风范。”夜五一脸谄媚地道。

纪空手拍了拍他的肩，道：“我们既是朋友，你就无须奉承于我，只要今日玩得尽兴，我一定少不了你的一份报酬，也算有福同享吧。”

“那敢情好！”夜五随便叫了几碟下酒菜，一壶本地产的小烧，装出大方的模样，连连斟酒让菜。

纪空手并不忙着喝酒，而是望着通吃馆人山人海的场景叹道：“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开赌场的生意竟有这般好！集赌、酒、色为一体，规模之大，绝非是一般人可以办得起来的。如果我所料不错，这赌场的主人只怕非富即贵，必是大有来头之人。”

夜五立时翘起大拇指赞道：“莫大爷果然好眼力，不错！这通吃馆的主人的确是大有来头，集财权于一身，乃是我夜郎国第二号人物，此人虽然不在朝中做官，但大王对他宠信有加，比及朝中百官更是风光显赫。”

纪空手并不觉得有丝毫诧异，似乎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淡淡一笑：“你说的是陈平吧？”

夜五“嘘”了一声，霍然色变，向四周张望一下，压低嗓门道：“这里正是陈公的地盘，莫大爷说话还需注意分寸，须知祸从口出，以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多谢提醒。”纪空手的眼芒从主厅攒动的人头上扫过，耳中尽是盅摇骰响，人声鼎沸，皱皱眉道，“此人既然有这等权势，也就难怪他的生意会这么好了。自古以来，沾上‘嫖赌’二字的生意，想不发达都不行，可见龙有龙道，蛇有蛇路，活该他赚个钵满盆盈，笑逐颜开了。”

夜五道：“莫大爷所说虽有几分道理，但通吃馆的生意之所以突然火爆起来，却另有原因。就在前两天，通吃馆的生意虽然不错，但来往的赌客也只有今日的一半。”

“哦？”纪空手故作诧异地道，“倒要请教。”

夜五轻啜一口酒，道：“再过七天，陈公将在铜寺铁塔摆棋设局，迎战来自中土的三路棋王。据说棋局的胜负关系到矿产的贸易权，内中的详情，便不是我这等小民百姓可以闻知的了。不过我夜郎国自古赌风盛行，任何事情只要可以分出胜负，便可开赌设局，国人当然不会放过这种大好机会，这通吃馆便投其所好，开盘坐庄，开出了每局棋的赔率。而今天便是三日下注的头期，捧场的人当然不会少了。”

纪空手显得颇有兴趣：“这赌棋我倒听说过不少，但有人开盘坐庄却是头一遭闻听，不知这又是怎么个赌法？你能否细细道来，让我也开一回眼界？”

夜五见他如此热心，心中暗喜，笑了笑道：“这次棋局，是由陈公一人分别与三路棋王各下一局棋，每局棋的赔率虽由通吃馆开出，但下注者可以根据双方的棋技选择注数的大小与多寡，随你投注多少，通吃馆都会接单开赌。我平生最爱相人气色，看人财运，莫大爷印堂发亮，隐现红光，当是旺财之命，若是你有兴趣，何不下手一搏？”

纪空手摇了摇头，道：“赌棋一道，要熟谙双方棋技，全盘运筹，逐一分析，才能有所收获。而我只是一个外地客人，对陈公与这三路棋王都陌生得很，哪里敢贸然下注？”

夜五笑道：“其实今天来通吃馆下注的人谁又识得那三位棋王的棋技如何？就连陈公的棋艺也未必有人知道深浅。但正是因为如此，才显得精彩刺激，悬念迭生。而这些赌客最看好的一点，就是棋局绝不会有假，根本不容人去操纵棋赛结果，谁也不可能为了区区几万金赌码而丢失了铜铁的贸易权。因为任谁的心里都非常清楚，这贸易权一旦到手，便是日进斗金，财源滚滚而来，只有傻子才会去拾了芝麻丢掉西瓜。”

纪空手见他说得来劲，微微一笑，道：“你如此热心地怂恿我下注，难道真是帮我这么简单？我倒想听听你能得些什么好处。”

夜五脸色一变再变，忙道：“莫大爷老于江湖世故，真是一点事情都

瞒不过你。不错，所谓无利不起早，莫大爷一进通吃馆，我就看出你不是一个平凡之人，所以尽心结纳，是想赌一赌运气，看你是不是是一掷千金的赌场豪客！”

纪空手笑了起来：“是与不是，与你有什么相干？”

夜五一脸谄笑，道：“我绝无歹意，假若莫大爷真是赌场豪客，那我夜五也跟着你沾沾光，去万金阁见识一下，顺便瞧瞧漏卧国公主的模样儿长得是否像传说中的那般勾人魂魄。”

纪空手打量了他一眼，见其眼神虽然飘忽，却有一股诚实的味道，知他所言非虚，顿时来了兴趣：“这万金阁又在哪儿？而漏卧国公主又是怎么回事？你一五一十说个明白，用不着这般吞吞吐吐，让人听着难受。”

“是！”夜五望了纪空手一眼，忙道，“这万金阁就在通吃馆中，与主厅仅有一墙之隔，若想进入万金阁，必须先在主厅买足千金筹码方可入内，是以常人根本无法踏足一步，而万金阁里的客人，除了那三大棋王之外，听说还来了不少异国的贵宾，其中就有漏卧国的灵竹公主。”

纪空手心中一动，暗自寻思道：“这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三大棋王敢来夜郎国应战，想必棋艺极是了得。不过以项羽、刘邦、韩信三人的性格，都非良善之辈，绝不会消极等待棋局的胜负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肯定会在棋赛之前有所动作，作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思及此处，纪空手立时心生进入万金阁打探虚实的念头，更想知道这三大棋王身边到底有哪些护驾的高手。经过了上庸大钟寺一役，纪空手已经深刻体会到了知己知彼的重要性。

他尚自沉吟间，却听得夜五笑道：“莫非莫大爷也曾听说过灵竹公主的艳名？”

纪空手摇摇头，道：“这倒未曾，我此次南来，只知有夜郎国，却不曾听说还有漏卧国，真是孤陋寡闻，让你见笑了。”

夜五道：“这也怪不得你，但凡中土人士，知道夜郎国的已是不多，更不用说夜郎国之外的相邻小国了。我夜郎国国土虽小，却北靠巴、蜀、

黔中三郡，南依漏卧、句町等国，西临邛都、滇国，实是各国通往中土的必经之道，如果莫大爷有心与这些国家做些买卖，不妨趁今日这个大好机会，进入万金阁，结识几位贵宾，肯定对你的生意不无裨益。”

他一心怂恿，显然对这漏卧国的灵竹公主心仪已久。对他来说，能见佳人一面便已足矣，绝无非分之想，充其量日后在人前吹嘘几句，聊作谈资。毕竟这万金阁不是普通人可以自由出入的，夜五当然不肯放过这个一长见识的机会。

纪空手微微一笑，道：“既然如此，我便听你一句，快点吃吧，吃完我们就上万金阁去。”

夜五大喜之下，将酒菜一推，道：“真要上万金阁，里面的美酒佳肴丰富得紧，谁还吃这些东西？”

纪空手摇了摇头，不再说话，当下在夜五的引领下，来到主厅柜台前，用千两金票兑换得一块通吃馆特制的千金券，大摇大摆地向万金阁走去……

万金阁。

虽以阁为名，却如花园式的殿堂，屹立于主厅之后，以宽大的走廊贯通，廊道两边是水池假山，花草盆栽，此时虽是冬季，但夜郎国地处南方温热地带，是以丝毫不影响到草木的生长。

纪空手缓缓而行，一面欣赏着眼前的景致，一边观察着这美景中暗伏的危机。看似闲散宁静的廊道，其实埋伏了不少暗哨，戒备之严，就连纪空手也暗自心惊。

身后的夜五虽是本地人氏，却哪里见过这等气派的建筑，忍不住啧啧称奇。两人走到廊道尽头，便见四名战士横立一排，拦住去路。

纪空手递上千金券，验明之后，便往里走。刚走了两步，就听到夜五在身后叫了起来。

纪空手回头一看，原来是武士将夜五拦在了门外。

“这位大爷，此人是本地的一名无赖，并非大爷的随从，按照规矩，他是不准入内的。”一名武士拱手作礼道。

“想不到夜兄爷这么有名。”纪空手见夜五一脸猴急相，并不着急，反而打趣道。

夜五顿时哭笑不得：“还请莫大爷看在咱们朋友一场的面子上，替我美言几句。”

纪空手一摆手道：“放他进来吧，他的确是我雇请的跟班。”

他既已发了话，那几名武士不敢违拗，让夜五进入门去。两人说笑几句，沿着一排彩灯而行，老远就看到了万金阁的宏伟建筑。

那是一座可比宫廷的广阔殿堂，两旁各有四根巨木柱，撑起了横过殿顶的四道主梁，分一楼一底，中间搭设了一个偌大的平台，让人一入其间，顿觉自己的渺小，感受那万千气象。

在平台的四周，各排了三列席位，大约一数，应有数十席之多，看席间布置，当是贵宾所坐。

与贵宾席相距五丈之外，便是拥有千金券的赌客的席位，密密匝匝，井然有序，恰设百席之数，而楼上的十数个包厢，则是为本国权贵与邻国贵宾所设，场面之大，令夜五目瞪口呆，啧啧称奇。

这时大半数的席位上都坐有宾客，纪空手选了一个靠南的席位坐下，眼见贵宾席上空无一人，不由惊奇道：“怎么这酒宴还不开始？”

夜五凑到他的耳边道：“这不叫酒宴，而是歌妓会，是陈公专门为答谢三大棋王远道而来设下的表演。这样既可让三大棋王欣赏到夜郎美女的万种风情，又可使持有千金券的赌客观察几位棋王的表现，作好下注的准备。这三日下注之期，每逢酉时便在万金阁内举行一次，赌客可以随意尽兴，一律免费。”

“这就是你要跟着我进来的目的？”纪空手似笑非笑地问道。

夜五一脸兴奋地道：“进入万金阁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梦想，凭我的这点本事，一辈子也挣不到一千金，更不要说将它豪赌一场了，难得今日

遇上了你，总算遂了今生的心愿。”

纪空手相信夜五所言非虚，因为他在淮阴的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像那些富人一样赌十两银子一注的筹码，喝一两银子一坛的美酒，娶个小家碧玉式的邻家女孩……这些在现在看来都是随手可及的事情，可是换在当时，却是难以企及的目标，所以纪空手理解夜五此刻的心情。

“一个人的欲望真的是没有止境的吗？若非如此，我何以实现了少年时候的理想之后仍不知足，竟然想到的是争霸天下？”纪空手霍然心惊，陡然之间，当他从夜五的身上看到自己往昔的影子时，这才发现，自己真的变了，再也不是昔日街头的无赖。

“难道世事如棋，真的不是人力可以掌握？若非如此，自己何以会身不由己？”纪空手的眼中闪烁出一种迷茫与困惑。

“哇，这莫非就是灵竹公主？”夜五一声低呼，令纪空手头脑清醒过来。他顺着夜五的目光朝左边楼上的一间包厢望去，首先入目的是肉光油亮、健康美丽的玉臂与美腿。

穿着如此大胆的美女，令纪空手联想到张盈与色使者，但是这位美女虽是袒胸露臂，身材毕现，却没有一丝下流的感觉，反而浑身上下充满着野性的美感与青春的活力。当她斜凭栏杆，流波顾盼时，甜美的笑意犹如灿烂的阳光，顿时吸引了全场人的注意。

如果说红颜如幽谷的芝兰，虞姬似绽放的牡丹，那么这美人便如大山深处的一朵野玫瑰，一切都那么清新自然，令纪空手的眼睛为之一亮。

正当纪空手的目光流连之余，灵竹公主偶一偏首，正好与纪空手的目光在空中相对。

灵竹公主抿嘴一笑，似乎并不在意，反而大胆地看了他几眼。

纪空手唯有低头，他忽然发觉灵竹公主的笑很像一个人，似有红颜的几分神韵。

在这一刻，他的心里涌出一股温馨，不是因为灵竹公主，而是想到了红颜，想到了虞姬，甚至想到了虞姬肚子里的那个小生命……

人群突然骚动起来，有些人纷纷起身离座，望向自阁后而来的一条通道，上面铺着鲜红的地毯，直通贵宾席，显然是专为陈平与三大棋王进入万金阁所设。

“汉中棋王房卫、西楚棋圣习泗到！”一声响亮的唱喏传遍全场，纪空手精神一振，循声望去，便见当先一人五十余岁，白眉黑发，精神矍铄，衣袂飘飘，有一种说不出的飘逸，只是面容冷峻，故作清高，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令人难生好感。

在他的身后，还有数十亲卫，其中竟有乐白与宁戈护驾左右，看来刘邦在无法取出登龙图宝藏之后，对此次的铜铁贸易权已有了势在必得的决心。

纪空手迎头望去，并没有闪避之意，正好与乐白、宁戈等人的目光相对，这倒不是他对自己的整形术有十足的自信，而是他必须让自己整形过后的面容经受考验。如果乐白、宁戈能够看出其中的破绽，那么他就根本无法实施心中远大的计划。

“与其将来被人识破真相，倒不如现在就担当风险。如此一来，至少可以让自己还有机会一搏。”纪空手如此思忖着。

当他的目光移到房卫之后的习泗时，心神不由一震！

习泗比及房卫并未年轻多少，相貌也不出奇，纪空手一眼望去，就知道他没有武功，不足为惧，但在习泗身后的几名老者，却令纪空手心生忌惮。

这几名老者显然是流云斋真正的精英，即使是身为将军的尹纵，对他们也丝毫不敢怠慢，礼数有加，神情谦恭。当纪空手的目光从他们的脸上一扫而过时，分明看到了那无神的眼眸中蕴藏的一丝精光，其内力之深，根本不在凌丁、申子龙这三大长老之下。

纪空手此时的内力已到了收发自如的地步，锋芒内敛，并不怕别人看出他的功力深浅。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的目光仍不敢多作停留，而是迅速移至一边，低下头来。